後自警編

書

財賦　通下情　韜晦
兵　濟人　攝養
議論反覆　憂民　好生
報應　無嗜好　憂國
制勝　謹言語

目錄

後自警編卷之九

時賦

奚尊録云 世宗下教問中外官吏以貢法踏驗便否先公在高霊即上書其大略以為貢法萬世之通行踏驗一時之權宜與其行一時權宜之術曷若行萬世通行之法乎貢法本非不善臣恐用之不善也以今之制言之上中田之結負多下田之結負少上田一結之税二十斗中田十八斗下田十六斗已驗驗于後世什取其二也至於囘水旱風雹之災而傷損者必須連伏十結乃去其税數口之家其所耕過數結者蓋寡謂之未滿十結而

必取盈爲產洩稅存斯民竟何食而聊生自作貢
以來歲入公家之數已倍蓰踏驗雖曰樂歲收租
至八九分凶年則至一二分故民不憚奔走之勞
供億之費尚思隨損給損之志而不忘之矣臣願
以周制之尺改量水田不使上中之結負爲多下
田之結負爲少當如夏禹氏分九等之品俾爲多
少之錯出且令上田一結之稅減舊之半而止征
十斗中下之稅以是爲差立爲常制於可常之中
如有天災果可損而損之果可免而免之則田制
於是乎正賦斂於是乎平公不至於匱私不至於
病幾乎三代什一之法前日欲復踏驗者皆應心

於貢法可以行之萬世而無弊若夫踏驗之弊雖
更僕殆未可終爲朝廷雖曰貢法而改量減稅之
說不見錄云

本國舊無木綿布士大夫常服細衣高麗末文宰相
益漸得核於中國種于家苑而取花又求所以去
核引絲之法而用之湖嶺南最盛而八道無不種
人蒙其利而國用饒足文公之功也國朝世錄其
子孫賞之又麻布本國之產而工女率以皮麻織
之麤墨不潤澤國初朝官團領冬則用紬細夏則
用麻布世族之會有一官服麻布團領而光澤異
常問之婦則乃曰以刀刮去麤皮其短或半尺或

不能半尺然甚潔白以此織布耳有一婦人倣病還家試之曰以鈍刀去其皮而織之由是黑細麻布為本土之恒貢而為士大夫之盛飾矣 青坡劇談

節孝孫公舜孝愛君之誠貫於金石其為京畿監司也巡行列邑如過一蔬一果一味之可甞者輙取以封進及燕山朝專用興靑之言勿問時之早晩物之盛衰按籍督責急於風火民不聊生邑里蕭然中廟改玉盡加刪革而亦有未及釐正雖以一二無用之物而有至今為民之巨弊者古人惟正常供之外勿許有所妄進者其意固深遠不可及也 寄齋雜記

萬曆乙巳　宣廟臨朝講特進官户曹叅判申湜啓
曰我國諸道產銀處甚多當此國儲蕩竭之日許
民採取官家收稅則公私兩便國用亦足矣　上
曰產銀處多矣予申曰他處不知矣畿內楊州地亦
有產銀處時方採取矣余以司諫入侍啓曰嘗聞
我國名山無不產銀而自三國至于今日採取者
只端川銀則他處亦多銀穴之言未可信矣且前
朝末中國責以銀貢鄭夢周奉使入奏僅得蠲減
代以土物必以進獻難繼故也但銀至寶之物天
生有用藏置可惜若有產銀處則許民採用實爲
便益翌日政院以無發落取稟備忘記鑿開混沌

混沌死鑿開銀穴人必死 竹窓閑話

國朝貢案是燕山時所增久為生民之病 先王朝甲辰始設廳改定考其邑力之殘盛田結之多寡土産之有無酌量彼此那移均適百年宿瘼一朝頓革民庶瘳矣然防納刀蹬之弊倍蓰於前日胥吏戈利勢家壟斷公用不加而民力重困是實由於國無紀綱人鮮廉恥之致若不大改更張則此弊無時可祛醫國者當有以藥之 芝峯類說

富國之術在於錢幣足兵之策在於號牌蓋錢布行則國用自裕號牌行則時無幸民其利益必大矣用錢之議起於 先王末年廷臣獻言皆以為可

行而事竟寢號牌則須自壬子設廳成籍公卿以
下佩持數月而罷我國之習不能耐久如此惜哉
故作事者非知之難行之為難非行之難持久為
難 同上

國朝銀禁甚嚴平時天使接待亦用土物為禮而已
壬辰變後防禁遂弛市井之民以銀為貨自後此
弊濫觴頃年太監劉鼎兩天使出来時刮取銀子
累萬兩掃國内以去近則往来差官求索亦甚中
朝之人視我國為利窟後日之患有不可言者 同上

栗谷先生嘗上劄請變通弊法改定貢案時旱災方
熾 上御經席謂侍臣曰凶歉如此兩道尤甚計

将安出領相朴淳曰須預蓄財才以救之先生進
曰若不変通弊法以濟艱難而只欲移粟活民則
粟亦已乏無可移者矣國勢如此岌岌自　上須
思変通之策凡經費之需亦當裁減　上曰用度
别無增加只遵舊規而猶不足奈何先生曰　祖
宗朝税入甚多今則連歳不登税入甚少而經費
猶遵舊規安得不乏税入似當酌宜加定以裕國
用而民生甚困勢不可加必須先解積苦以悦民
心然後收税始可得中矣我國貢案不度民户残
盛田結多少而胡亂分定且非土産故防納之徒
得以年利而齊民困苦今雖改定貢案量其民户

田結均數平定而使之必貢土產則民鮮積苦矣柳成龍曰此事汲汲可爲也先生曰必須得人然後乃可救弊不得其人則勢必無成矣采谷外集

古者人君節儉什一而稅無他賦役故家給人足我國家山海僻壤外無強隣非如中原四戰之地賦役可以輕矣而民之困苦眞甚於我國此由貢法之弊有以重民力故也臣聞國初楮茶鷄豚蔬果地產之類皆令州縣官自蒔養而上供法典所載貢物之出於民者其目不多今則不然諸道列邑蕩無舊覩凡一蔬一果之細皆賦之於田結田結之民雖有土產之可供者一切爲防納吏所遏不

敢納其本色而輸以十倍之直爲又州縣所自用者皆賦之於田結故田結之賦其目繁多而無有紀極矣大抵國初賦民足以供奉日用而已歷年既久所費漸廣古今氣習奢儉之異殺於倍蓰則國用之多從可知矣此今民之所以賦重而不勝其苦者也非但此也貢案之法不以州縣田疇之多寡而徒據官秩之尊卑爲之高下是故小州之民偏受其苦逃入他境者甚衆且京中各司或費多而所貢少緣徵來歲而猶不足者或費少而所貢多充牣委積而化爲塵土者有南物而賦之於近道者有陸產而收之於海邑者如此之類不一

而足其為民害可勝言哉至於進上之獻乃萬民惟正之供也而民之不供本色已久其中亦有草葉木實初不足以供兒童一戲之資而使吾民賣衣與食而進之嗚呼此誠何心哉使

殿下而知此則寧不欲輟一朝肥甘之享免吾民一日塗炭之苦乎自今軍民之役若歇不均田疇之賦輕重無章殿下重於改作狃於因循而不為之整理矣獨不可一霈鴻恩蠲除無益之物以蘇民乎（牛溪庚寅封事）

宣廟朝戊甲年間完平李文忠公始為大同宣惠之政用之於畿輔後二十年吉川君權盼為湖西觀察使時乃取完平之意乎停一道田役出入劑為

絜法事未外行籍以藏之後十二年戊寅故金潜谷堉實按是道發視其跡歎曰治民之方不外是矣入朝未幾為今上 孝宗初元位遇益隆首先以是說進於是號其局大同廳延城君李時昉亦叅畫其為法通筭一路田桑邑無問大小惟視結數多寡結出米十斗舟運上江其山僻海遠州縣准米出布咸委輸于京師自御供奉宗社祀享接賓客凡百需用細至芻稈薪蒸之屬皆於是取辦官無所濶狹弛張吏無所伸縮乾沒無更賦有常調以春秋二時具其物趂期會

自兵亂以後財賦減縮於舊而經費日廣各司匱竭

但守空庫凡大小需用每臨時白奪於市民甚怨苦劉熊兩使時廟堂始創設分曹凡詔使支待之物願為措備以用之外方及市民甚稱其便而惟勢家年利之徒大不悅造作誹謗必欲革去故己酉冬 上命革罷分曹大臣請別置調度色郎協承堂上規畫措備而上年冬又因臺啓命革罷大臣更請勿罷依先朝舊例分屬於版籍經費兩司專委措辦至是色郎重被臺劾色吏又受訊時秋浦黃公愼長地部不自安辭職不許出仕後啓曰理財之任自古所難善幹辨者有言利之病守本分者貽不職之譏所謂損上而益下量入而為出

者實爲理財一大方法而外此則皆苟而已近来一年常貢不足以供一歲之用不得而已有此調度之號捨惟正之供而貿辦而継之苟且矣非惟有妨國體永非可継之道只可救得目前而已决難爲永留通行之規然比臨時窘急白奪於市廛者則此爲善策耳大槩調度之說出於大臣其或曰或罷及變通之策請更令大臣議處大臣李相恒福獻議言其不可罷遂仍存焉（秋浦年譜）

秋

浦在地部啓曰臣受任以來已涉三年而才拙局淺不能有所措畫以爲久遠之規前後所致力者不過少小補綴以救目前之急已而到今國計漸

竭官無宿儲既不量入而爲出又不量出而爲入
苟不及今變通以立國家大規模則雖有智者亦
不能善其後矣臣竊不勝私憂過慮敢以愚見條
列別紙以啓其六條一曰改量田以均賦役二曰
改貢案以紓國用三曰作米布以祛防納之弊四
曰救魚鹽以除私占之害五曰裁省浮費以蓄財
力六曰久任該官以責成効　上優答仍命議于
大臣後竟不行年譜

兵

大司憲南在上言國之所重在於戎事握兵發兵各有其職古之制也近者各道節度使直牒州府郡縣其騎船軍陸守軍與夫雜凡供役者盡令抄赴京儻有倭寇猝至誰能禦之願令諸道節度使呈報都評議使司取旨行移方許徵發其直牒抄出一皆禁斷違者令本府糾理 遺稿

自閭延之變 上留意邊事屢聚武士觀射後苑 上將討野人欲試大臣之意遂令政府六曹參判以上三軍都鎮撫等各陳方略議論不一命知中事安崇善遂封不泄決定攻討之計命羣臣議可

將三軍皆曰崔潤德將中軍李順蒙將左軍崔海
山將右軍順蒙啓曰軍士進退專在中軍臣將左
軍何以立功乞以潤德爲主將以臣爲副將海山
爲左李恪爲右臣率先鋒精騎五六百先入賊境
勢可擊則擊之不可則退屯以待後軍孟思誠亦
言之 上從其言遂命海山先往造浮橋於鴨綠
江以事目諭潤德順蒙言海山先渡江邊役民伐
材恐相扇浮言以生彼疑黃喜權軫河敬復兵曹
判書崔士康等曰觧氷則彼必皆事耕種宜令海
山先到其處權稱巡審城柵措辦諸事待其不意
合水陸之軍同力造之何必更差他人 上從之

即諭海山日初命御往造浮橋今更思之無端伐材則人心浮動彼必知之今以御為城柵巡審使托以擇定木柵新基巡審江邊潛思密慮以待軍士之至急造浮橋橋若不堅緻使人馬俱陷非細故也（李烱頫編 西征錄）

夏

四月初十日崔潤德會平安黃海軍馬于江界府分軍令軍中節度使李順蒙領兵二千五百十五向首賊李滿住寨里左軍節度使崔海山領兵二千七十向車餘等處右軍節度使李恪領兵一千七百七十向馬遷等處金戰節度使李澄石領兵三千一十向兀剌等處金孝誠領兵一千八百八

十八向林哈剌叉毋寨里洪師錫領兵一千一百
十一向八里水等處潤德自領兵二千五百九十
九直走林哈等處里 上遣集賢殿副提學李宣
教潤德曰用兵帝王之所重也然高宗有三年之
役周宣興六月之師是皆為生民之害 社稷之
憂不得已者也蠢茲野人逼處我彊鼠竊狗盜者
屢而謂獸心之俗不足與較含忍包容久矣今乃
潛入邊境屠殺老弱擄掠婦女掃蕩民居肆行暴
虐討罪之擧豈得已哉惟卿稟忠義之姿兼將相
之略聲聞素著中外共知茲命卿將中軍問罪野
人惟是副將以下大小軍官士卒之在行者卿皆

将之以賞罰用命不用命教順蒙海山澄石恪孝
誠等曰君人之道惟在保民将相之忠貴乎敵愾
蠢兹野人肆豺狼之心逞蜂蠆之毒侵掠我邊疆
残虐我生靈孤兒寡妻起怨傷和此寡人所以哀
痛惻怛之不已而亦卿等之所共捐心切齒者也
舉兵聲罪烏可得已肆命卿等将某軍往討之其
悉同心協力以聽主将方略克成折衝之功以答
邊民之望教三品以下軍官軍民等曰蠢兹野人
以梟獍之姿行豺狼之心隣我疆埸常抱禍心伺
隙侵掠防備之嚴行戍之勞爲爾生民之患久矣
今又凌犯邊徼殺害生靈掃蕩廬室予實疾心命

将將討罪爾衆士其悉予宵旰之憂謹將帥節度
之律除老弱及婦女外如能斬首以級之多少或
超三等或超二等或超等賞職賞賚其摠牌雖不
自成功而部內斬獲多者亦差等賞職賞賚如不
遵軍令者雖成功而無賞其爾各盡乃勇以致果
殺敵哉須教既畢潤德會諸將令曰有違主將條
令者當以軍法從事無忽其條令云臨戰畏而不
應者聞鼓不進者不進救將帥者漏洩軍情者發妖
言惑衆者告大將斬失其牌而從他牌亡章者喧
嘩者罰五中失三人者罰不救牌頭者斬入賊里
令前救拾財寶者斬入賊里老弱男婦勿擊雖壯

者降則勿殺行軍險阻忽遇賊入止而擊之角報
其軍諸軍角報主將退北者斬勿殺鷄犬牛馬勿
焚家舍大抵攻伐之法以義誅不義攻其心而萬
全義也若有侵殺老幼要殺唐人欲釣軍功而犯
干條令者並依軍律施行越江時須要伍伍什什
次第上船毋得輒爭違者論罪令訖與諸將約以
十九日並擣賊穴若風雨晦暝以二十日爲期潤
德自所灘下時沓洞口過江住師江邊有四㺜自
援營中營軍獲之潤德曰㺜野獸也今日來見獲
實野人殲滅之兆也至魚虛江邊留兵六百設柵
十九日昧爽攻抹哈刺寨里仍住營沈吒納奴寨

里皆逋去見江邉虜十餘輩出射潤德令通事馬
邉者呼之語曰我等行兵只為忽剌温非為爾也
毋恐虜皆下馬叩頭二十日洪師錫軍至與潤德
會生擒三十一虜從後拖戰乃斬其餘虜二十六
自吒納奴東山至哈剌寨里遍歷搜捕日暮退營
石門令知慈城郡事趙復明知戴寧郡事金仍等
領兵五千一百名並搜谷里至吒納奴寨里無人
潤德以順蒙不獻馘不待令先行崔海山不及軍
期李澄石不待令先行劾之遣吳明義奉箋賀又
遣朴好問啓曰宣德八年敬奉符將討婆猪江寇
送至左符叅驗發兵敬此即發馬步兵一萬黃海

道軍兵五千四月初十日會江界府分屬諸將七
道俱進本月十九日諸將潜師勦捕男婦並二百
三十六名斬獲一百七十名得馬牛一百七十餘
頭我軍死者四人中箭者五人 上賜明義好問
衣谷二領遣宣慰使朴信生至軍賜酒勞諸將宣
旨曰今日之事宗賴天地 祖宗之靈以至於此
非予所堪當也還鄉之日宜有復報其生擒人除
老弱外丁壯悉皆斬之沿江等處謹守禦順蒙澄
石海山等以効不頒 上召黃喜孟思誠權軫許
稠河敬復安純禮曹判書申商曰予自臨御以後
每致意於守文兵革之事未嘗及也今豈好大喜

功敵加於巳不得不擧而幸至大捷何以保安此
功無有後患乎皆曰矜大之心古今所戒　殿下
不以大勝爲喜臣等深賀堅城柵備粮餉慮不虞
存敬畏可無後患矣　上又曰今當征討之後賊
若来報復今邊將堅壁清野以待審其形勢臨機
追捕何如皆曰可　上又曰今赴正軍士馬死者
千數以倉米買馬以給何如皆曰不可　上又曰
今邊上將卒爲私語開諭斡木何及諸種野人曰
婆猪江野人久蒙國家恩待而無名動衆背德殺
掠故不得已命將討罪宣好功然歟若彼人悔過
自新誠心歸順則國家必待之如初矣云何如皆

曰可 上又曰崔海山不從元帥之令行師逗遛
以千餘兵所獲最少宜坐違誤軍機之罪然經赦
不可追論亦不可論功皆曰若非遇赦不宜免罪
豈應論賞只論管下有功之士可也 上議于黃
喜權軫等曰昔在己亥東征對馬島都統使柳廷
顯回來命代言往迎之都體察使李從茂回來予
從 上王幸樂天亭迎慰蓋從茂親征對馬島異
於廷顯例也今婆猪之役比對馬島其功倍矣潤
德順蒙等凱還之日何以處之予謂潤德則親出
迎於慕華館李順蒙以下欲令大君若大臣往迎
之若曰太重則潤德令大君若知申事往迎順蒙

以下令大臣若代言往迎何如昔李晟討朱泚收復京城德宗拜晟司徒賜永寧里等特賜宴令太常備樂京兆供饌具鼓吹以爲榮觀後周世宗時遣將帥如此其崇今則何如嘉善曰 上王迎慰從茂於樂天亭者時偶幸樂天亭而從茂適至耳非欲異於建顯也彼唐周之帝寵待將帥者在當時不如此不足以結其心今日之事非如收復之功只征小醜而已時異事殊何必出迎潤德命知申事迎慰順蒙以下命集賢殿官迎慰亦足爲一時之榮觀矣從之禮曹請以捷告 廟布告中外仍令稱賀教曰可 上欲賞諸將之功議諸大臣

許稠欲加設領中樞院事以賞潤德蓋思誠欲以
巳職受之二議未定及除授之日特命左代言金宗
瑞代安崇善掌文選羣臣未知 上意 上引見
宗瑞曰卿記去年之言乎與卿曾言潤德可為首
相然其任至重不可賞戰功也今潤德雖有戰功
若無才德斷不可授也予先後取捨如此卿其陳
此意於大臣熟議以啓思誠等皆曰潤德公廉正
直謹勤奉公雖為首相無愧也 上曰予意如此
而大臣之意亦如此其代權軫之職以潤德為右
議政順蒙為判中樞院事李恪李澄石中樞院事
金孝誠洪師錫中樞副使潤德奴婢十口順蒙八

口恪澄石六口師錫五口李誠四口李淑疇能調兵運粮陞資為工曹左叅判仍任平安道都觀察使
上御對政殿宴慰潤德等及將吏分賜尚方衣靴令服以赴宴 上親執爵賜潤德等又命世子行酒仍命潤德勿起受酒命軍官相對起舞潤德亦酒酣起舞 同上

韓

忠成公明澮建議吾東方當三國鼎峙之日有十萬兵本朝盡有其域而軍額反不及請盡刷漏戶隱丁編之行伍 上從之有司務欲增額一家十丁簽九為兵民不能堪公啓兵務精不必務多請停之 上稱善 行狀

文簡公 作其外祖司宰監正朴弘信傳書其後曰

昔魏相諫宣帝之言曰敵加於己不得已而應之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憤兵兵憤者敗今對馬之師將謂之應兵乎將謂之憤兵乎倭奴在高麗時雖屢侵犯及我朝之興堂堂廟謨封守益固海寇竊發浸不如昔且都邑晉延平之賊非故為我來也得米酒麩鮮而去信如是則非若玁狁之侵偪京邑宣王不得已而應之之比也彼成吉之日辭不能拒不足論也思僉濫叨推轂為方面之帥而見圍於殘寇覬以犒遺而得脫此則邊將之不得其人也朝廷之恥大矣不

此之患而爭根小故卒與六月之師遠涉重溟之險伺其空虛欲俘其耄倪此憤兵之尤者也古語有之千鈞之弩不為鼷鼠發機唐太宗曰小國勝之不武況未可必乎彼對馬之衆不過吾之一小縣而梟健者皆赴江浙今調三道精兵付之時所謂方召者而又以罷宰為都統一舉而卒困於一小縣尩羸之衆何其示弱而不武之甚乎且邀其歸路之策尤為踈矣江浙之賊其還也不可逆定其期日茫茫滄海之中何地有據險狙伺之便乎縱值其還吾船遲重賊舟輕迅帆風飄忽一步一瞬之頃而踔千百里寧可幾其相及乎當時謀謨

諸公皆元勳碩輔爲國深計者而許公伉直足以回天意也乃反縱臾成之何也吾祖身爲福禍制在于人然於危急之際不啚已便而能橫身以當虎喙且免士卒以生地其得戎臣死綏之節乎吾爲子孫者可悲也而亦有可慰者焉茅(爲)當時大臣惜也 謏聞瑣錄

對馬島舊屬新羅不知何時爲倭奴所擄按　世宗朝己亥五月倭船三十餘艘八寇于庇仁海州等處上欲乘虛擊之命領議政柳廷顯爲都統使崔潤德爲都節制使　親餞于漢江亭發慶尚全羅忠清等道兵船三百二十七艘一萬七千八人賫六十

五日糧渡海至對馬島知浦賊皆逃遁乃攻奪賊船一百二十九焚賊巢二千斬首虜并二百餘是從也五月二十一出征六月十七日發船七月初三日引還苟非神筭不測何以迅疾若此亦可見 祖宗兵力之盛矣今國家自經壬辰變後專力於舟師而三道兵船僅九十餘隻戰具水卒又不齊整倉卒難以取勝可歎 芝峯類說

壬辰變初巡邊使李鎰到尚州不明斥候人告賊通鎰怒其惑衆斬之以徇故賊已入境而無敢告者鎰聞賊砲聲始出屯城外賊兵蒲野我軍驚潰死者山積鎰僅走免時副元帥申砬任忠州金牧使

汝岉在軍中請把截鳥嶺砬不從乃背獺川而陣賊逾嶺直擣我軍流尸蔽江砬亦赴水死二人乃一時名將而臨事齟齬如此蓋其素不習戰故也 同上

我國平時中外軍額十八萬零戶保通計則無慮五十萬而自經倭變見存僅六萬雖年年設去充定而絶戶流亡者尚多未充至於京外哨軍不過數萬而元軍及公私賤並入編伍實數亦少緩急難恃極可寒心是雖亂後生齒不敷實由士族閒遊者衆而應役之民寡故也若非大段更張恐無善策爲國者宜致思焉 同上

吾東方在三國鼎立時號為強國唐人謂高麗善守城又謂攻城必取未有如高麗者至今兵力單弱非但不能取於人亦不能自守何也唐太宗時高惠真以十五萬衆救高麗以瓜分之地而軍衆如此今三朝一統而當國者每患無兵嗚呼是豈理也哉 同上

前朝時紅巾賊十四萬水渡鴨綠江直擣松京前鋒與羽報偕至恭愍王避走安東合諸道兵二十萬僅得平定云可見裏麗兵力猶勝於今日也在平時嶺南軍兵十餘萬而壬辰變初余以防禦使從事官赴嶺南則軍兵潰散無一人至者招募累日

精

只得數百步卒而已況今國力又非壬辰之比二十萬兵倉卒何從辨出可為寒心 同上

養兵以養民為本不養民而能養兵者未之有也我國之兵不為預養而倉卒調用遇敵崩潰勢所必至雖使韓白為將亦無奈何壬辰之已事可鑑今內而訓鍊都監外而諸道列邑設砲殺束伍之制視往時軍容稍若可觀而民力已竭倒懸日甚既失休養生息之方恐無緩急效用之實任事者盍亦思其本乎 同上

咸鏡北道士馬精彊甲於東方自亂後生齒日耗士兵凋損重以近歲癘疫死者殆且數萬比平時存

者不滿十分之一且本道武士終身苦戍不得登仕於朝以故不樂赴擧絶無控弦之人古語曰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土兵如此緩急何恃可為寒心 同上

壬辰設訓鍊都監以柳成龍為都提調初平壤之復也 上詰謝都督李如松問天兵前後勝敗之異都督曰前來北方之將恒習防胡戰法故戰不利今來所用乃戚將軍紀效新書禦倭之法所以全勝也 上請見戚書都督秘之不出 上密令譯官購得於都督麾下人 上在海州以示柳成龍曰予觀天下書多矣此書宗難曉卿為我講解使可

效法成龍與從事官李時發等討論又得儒生韓
嶠為郎專掌質問于天將衙門及　上還都命設
訓鍊都監成龍為都提調武臣趙儆為大將兵曹
判書李德馨為有司堂上文臣辛慶晉李弘冑為
郎廳募飢民為兵應者頗集趙儆設法以限之能
擧一巨石能超越一丈墻者入格旬日得數千人
教以戚氏三手練技之法置把摠哨官部分演習
悉如戚制數月而成軍容　上親臨習陣此後都
監軍常宿衛扈從國家賴之成龍仍請措置糧餉
如募兵一萬於京城置五營營置二千每年半留
城中練習半出城外擇閑曠之地為屯田轉環替

代以厚兵食之源而益固根本　上皆從之事竟不
行宣廟寶鑑

壬辰賊兵雖退而東萊釜山之間猶屯據自如無渡
海意先生上狀言此賊盤據腹內天兵又不可恃
宜及此時上下戮力以為自彊之計急抄精兵與賊
慣戰心膽已堅者分配猛將常加操鍊以備不時
調用且賊之所恃以全勝者惟鳥銃耳我國亦日
夜訓鍊使軍士無不學習則賊之長技我亦有之
矣又言及此浙兵未還之前大砲狼筅鎗劒器械
一一傳習以一教十以十教百以百教千則數年
之間可得精卒數萬賊來可以待之矣仍擇丁壯

者送浙江叅將駱尚志習大砲諸技西厓行狀

柳西厓成龍論兵則曰禮樂而已事得其序之謂禮物得其和之謂樂百萬之衆分數整齊非禮而何萬人一心無間可乘非樂而何行狀

上出幸時見一小童在于下初以為觀光之童更視之則乃軍士也 上惻然下教如此兒童心欲不離慈母之懷干戈之後豈其所堪予見此兒心懷不寧夜不能寐余以不敏叨居君位致有此事尤可恨也兵曹點閱軍士如有年未滿者則皆可還送待年立役也予寧失數千之兵不忍使兒童立役也兵曹乃募軍卒自言其年使之下歸軍卒

雖幼稚者恐還鄉之後被守令更定若復願歸者無幾矣栗谷外集

我國軍政不修軍無部伍將不知兵行師之際殆同兒戲以如此之兵遇賊而敗輒行軍法則勢有所不可故國家不復究問一以姑息待之敗軍之將棄城之守無所責罰或有位任如故者然如此姑息如此解弛則雖與之天下不可一朝居也雖倭賊自滅亦無不亡之理也臣聞 皇朝兵制自什伍以上管轄相系分數明白號令一發雷行風動萬人整肅蹈赴白刃至於軍禮相接極其嚴畏統制所臨輒至庭叅以常時名分素定等級難犯故

也我國則不然兵使道閑于巡察視為等夷相遇之際平揖如常交節制所加頡頏不勝皆無如之何又曰此而不相揖睦各不相下為朝廷憂此良由朝廷未嘗定為明法使奉承無二故也請自今著明節制相承之令諸帥相見之禮須下軍前使之一依 皇朝之制如有違戾一一究治敗軍失守之人以軍法從事則庶見作新人心以戰以守而可以制勝矣（牛溪便宜啓辭）

八松尹煌當丙子秋上劄曰臣以前日所言陰雨之備也今則禍機已迫燃眉之急也請 殿下先發宮掖近習之少壯者次發宗室百官之才俊者次

發儒生次發吏胥次發市民次發公私賤則國都之中可得數萬人四方選兵亦用此道先發豪門盛族後及小民則孰敢怨咨孰敢規避如是則十數萬精兵不勞可得碑銘

議論反覆

黃李洪牧使璞之子也己卯歲趙文正諸公既被竄黃訪余兄叔均曰吾欲上疏救趙大憲等已具稿矣子其寫之出諸袖中示之曰疏意若何答曰此疏甚善非公好善安能及此仍極口勸之黃不寫而去數日與尹世貞李耒等連名上疏其大要曰趙某變亂舊章朋黨誤國請置之法趙公以此遭禍蓋黃作兩件疏先以救示余兄見其與己不合故不寫而去其奸譎之狀可勝道哉 稗官雜記

金鶴峯誠一剛直敢言宋判書麒壽以特進官詣經筵其子應溉以玉堂應泂以注書同入侍講畢語

及乙巳事宋公泣陳其寃枉之狀悲動左右鶴峯亦以正言在筵進曰祺壽在乙巳間附麗權奸至錄僞勲享其富貴二十餘年及今 聖明在上公論大行乃以悲辭苦語指陳其寃欲竊公論之名真小人情狀也祺壽惶恐而退三父子一時引疾聞者縮頸而公辭氣自如 荷潭野乘

介清往拜奇大升請師事之大升曰汝文理已通何必學於他人拒而不納介清辭退坐容問曰公何拒之甚耶大升曰君不見其容貌乎決不可親近者也介清不勝慚憤即上京因沈義謙洪仁慶求見朴淳淳留置郞房教其壻李希幹及子侄等介清亦受學於淳淳愛之如親子弟幾十餘年薦為齋郞

介清之於淳義則師生恩猶父子及淳失勢後介
清反附時人欲掩其跡時往淳家致其款意人莫不
痛憤淳猶不疑待之如一有言於淳者則淳輒怒
曰鄭介清豈敢如是乎一日介清往謁淳于永平
白雲山下淳問曰汝自何而來介清對曰自務安
本家來矣淳曰自此向何處介清曰與鄉人同行
不可先後今日入京留數日還家矣淳女李希幹
妻朴氏令女奴問介清去就於其僕其僕曰其月
某日離家來京留二十餘日今始來此矣女奴曰
然則以何事久留京中僕曰如我迷劣下人不知
其由側聞谷城有闕吏曹判書約以除授故昨日

午後往判書宅昏時辭矣判書即李山海也未幾
介清果除谷城淳 之曰介清本微賤若不秉時
附勢難以立身何足恠乎梧陰雜記
尹判書國馨為承旨將詣經筵尹柰原卓然亦以持
進同在賓廳時王子漸横柰原方為刑部尚書極
言王子受賄擾刑獄之事國馨入對言之 上問
所從聞以聞於柰原對 上顧問柰原柰原見上
色不悅恐忤旨對曰臣所不知 上怒黙為尚州
牧沈聽天守慶退謂柰原曰公極言王子事吾亦
頗聞公宣忌之歟柰原面赤不能答柰原之反覆固
不足言聽天之不能誦言於 上而退有後言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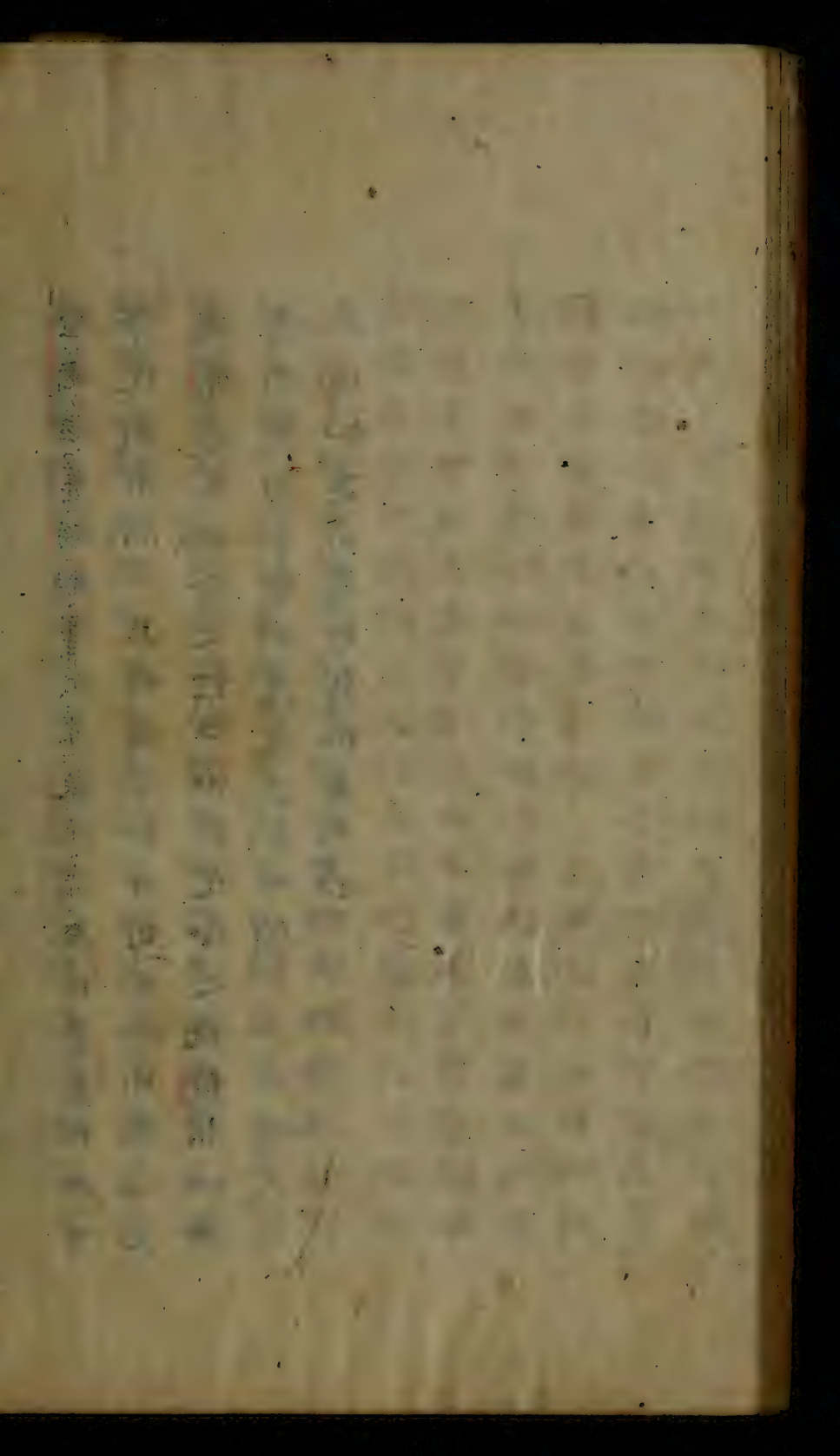
失勿欺之義矣 荷潭野乘

賊臣鄭汝立全州人博覽彊記貫穿經傳論議高激踔厲風發見栗谷爲時所推重傾身事之執弟子禮至有孔子已熟底柿子栗谷未熟底柿子之論栗谷奇有才延譽之遂躋清顯名聲籍甚栗谷旣卒汝立見時議漸變遂背之諂附李潑兄弟一日上問李珥何如人羣臣未及對汝立極言其短不遺餘力 上深惡之曰汝立今之邢恕汝立怒目而退棄官歸全州屢徵不起武斷鄉曲潛謀不軌事發自殺 同上

辛未金塗遠而尹昉復爲相人言尹公必不能崖異

以失 上意故也其後追宗之義復作昉外隨朝
論陽爲廷爭而內則陰主追宗一日同卿宰在賓
廳謂余曰朝廷若力爭則 上必先從余曰相位
意如此則宜苦口竭誠期於回天誰敢禁止尹默
然諸宰皆微笑李貴詆相臣不當廷爭罵辱張維
言辭甚悖以張維主廷論也李廷龜作色曰此非
一家事朝廷公會安得慢無禮如此昉怡然余謂
人曰今日始知尹相之量爲大也羅萬甲曰此安
得爲量不過無廉恥而然也余訪崔完成尹之孫
坻時爲獻納與崔議定爭啓辭余笑謂崔曰公既
主追宗廷爭文字則不可指揮也坻色變而起及

金光炫姜碩期等被罷張維謂余曰事至於此可停廷論不陷　上於過擧余曰到于今日雖心主追崇者不敢發之於口以取迎合之譏張深以余言爲然而李聖求遽變其說以順　上旨噫人心不同如其面焉者眞格言也同上

報應

李縣令公獜觀察使尹仁之子也娶恭判朴彭年女合巹之夜夢有老翁八人來拜於前曰某等將就死公若活湯鑊之命則有以厚報李驚問之則饔人將以八鱉調羹即令放于江流一鱉逸去小溪持鉀以捕之誤斷其頸死焉其夜又夢七翁來謝後李生八子名之曰龜鼇鼈鼉黿鯁鯤志其祥也皆有才名人比之荀氏八龍黿字浪翁行義文章尤為世所推以佔畢齋門徒死於甲子之禍其驗尤著至今李氏不食黿鼈余娶李氏即浪翁之玄孫聞其說甚詳 語溪記聞

濟州舊俗不葬其親死輒委之壑奇公虔未上任先勅州牧備棺槨敎以斂葬州之葬其親自公始一境歎服敎化大行一日公夢見三百餘人拜於庭下叩謝曰賴公之惠得免暴骸無以報恩公應於今年生育賢孫先是公之孫三人皆無嗣果是歲公之子掌令軸生子曰禶官至應敎禶五子逈适遠進遵逈持平遵應敎逈之孫参承旨又其孫協江華府使适之子大鼎掌令遠之孫孝謹皆伯君進之子大升大司諫遵稱服齋先生大升稱高峯先生皆以道德文章冠冕士林服齋之子大恒判尹又其孫某今領議政吁盛矣 神道碑銘

李憲平公封牧隱之曾孫也有文名性嚴毅人莫敢干以私嘗為刑曹判書按獄之際用法頗峻以此冤死者亦多同宗士亭李公之菡常言憲平身歿之後于今百有餘年其子孫微弱僅免流丐豈非峻刑之報也為刑官者不可不慎余再為刑判每思士亭之言瞿然惕慮豈非一助也 竹窓閑話

柳武靈子光嘗在廢朝始搆害士類使廢主縱嗜殺戮者全由子光也士林切齒反正後以首叅密謀有推戴之功公議未發一日子光以都摠管將入直軒從已具整服束帶而坐棄舊扇索新扇手執見之扇面細書四字曰奇禍立至大驚異默然良

久將出忽有吏來報曰臺諫交章請罪云未幾得
先竄流湖南未宥而死予黔房皆竄北道以死此
理未可究也雖假人手豈非天也 思齋摭言

世

傳鄭雲程嘗竄謫武靈君狎予先素嫉公以毒藥
納囊送而且語曰公之此行恐給不免持以自處
可也公受而藏之公放還予先被罪亦謫公乃以
所藏藥囊送之曰此持前日贈我者謫中所須故
今奉還矣予恐傳之者之誤問於永淑永淑曰人有
措迸於我蓄心不忘固非君子之事假使以直報
怨亦不當如此也 丙辰丁巳錄

安

相公瑭平生好食鱉有時求諸三江之漁夫亦有

聞公之所嘗而來献者公之未發禍之前有小黨如銅錢於廡下抹樓及內外庭中散行無數不能盡除置甕於庭中拾而投之滿則負甕放之於江纔及周年公之子處謙被誣而誅公亦緣坐而死禍之生非由黨而是亦黨妖也 松窩雜記

趙光祖等以所學之正又得君之專一朝芟夷鋤除畧無顧惜何也凡世主之於臣下其貪淫邪毒皆不深惡獨以勢逼謀危為說則雖明哲之君罕不陷其術中而姦得以一網打盡光祖等之死正坐此耳厥後庚寅年沈貞謫江西尋賜死其子思順又死獄中人皆以為金安老謀殺之安老果與有

力爲然沈貞一時被罪者固多矣獨於貞也中廟必殺之又杖殺其子於獄中則豈獨安老之所能爲哉先是國舅尹汝弼注謂沈貞曰東宮在鼠之變慘矣沈貞遂以其說白於經筵朴氏之禍遂肇於此朴氏未廢之前豈不譖沈貞而必欲殺之也及安老勢成之後論殺朴氏母子世人徒知朴氏之禍極於安老而殊未知貞也實倡之也此必中廟常蓄殺貞之心特因其機而發之耳貞及二子皆不得其死南袞無後景舟外孫以壬午遺孽禍天之報施亦可謂昭昭矣 海東野言別集

趙靜庵文正公之賜死也金吾郎柳溍有迫促之意

公噓嘻而歎曰古人有抱敎書伏哭傳舍者何其
異耶吁一言使哽塞雖奉王命何忍逼迫過十年
抑之子横罹門禍非命而終雖非門孽無乃坐其
父不緩大賢人須臾之死耶抑亦天道好還假手
於人者耶竹窓閑話

安
斯文彭壽家在海州爲養老親乞邑爲延安府使
一日有民因私憎誣指良民爲盜賊來告于官安
公乘醉命拿致被告人三父子于庭蒙然不辨任
吏自爲吏受誣告者贈賂構辭羅織從杖箠擊斃
時殺盡三命乃已余時爲監司得詳其由理申其
寃以濫刑啓聞罷歸海州田里己卯變起後朝廷

以非罪見罷特除禮曹參議赴召行至延安宿東軒夜半忽中惡流血滿席暴死自古枉殺人命者必受陰報未或不然亦可以為聽獄者之戒 思齋摭言

尹

校理潔與綾城尉具思顏為慈竹交安名世之死具有力焉尹心寃之一日與思顏飲於蚕頭問曰名世坐何罪以死因賦詩曰三月長安百草香漢江流水正洋洋欲知聖代無窮意看取王孫舞袖長思顏詣闕奏之文定震怒命棄市尹之就囚也道遇思顏呼之曰具君是誠何事歟思顏鞭馬避之馬驚而墜即死思顏之誣搆也自以為得計豈知其死力先於尹也詩曰不畏于人不畏天信哉 浩溪記聞

尹元衡領敎寧之任子也得志之後與三五同惡之人結爲心腹盡狩平生所怨悉置之死地威權旣隆四方賄賂輻輳其門京中第宅至十六奪人臧獲田土不可勝記一時生殺予奪皆出其意又以其賤妾爲夫人朝士之貪勢利者與其妾子女爲婚幸賴公議不泯至二十年乃得聲罪斥黜未幾死豈非宗社之靈黙佑於冥冥乎 稗官雜記

尹元衡具其夫人可去狀上言以離之妾蘭貞頻以食物遺之最後聞其病饋食醢旣食煩懣即逝人以爲置毒尹旣被黜蘭貞傳聞法司將拿問自縊而死元衡亦尋死尹之毒殺無辜有幾許人今得此報

抑亦晚矣 同上

梁允溫坐尹任謫海南彥慈爲全羅監司以允溫出入官舍狀啓拿來死杖下彥慈復爲京畿監司落馬一脚掛鐙不脫馬且奔且踢頭腦及骨節破碎而死人咸快之以爲天道有知 東閣雜記

卜者洪繼灌筮成安公造化一生吉凶禍福纖毫不差至於棄世之年月亦皆言之公以所經之事無不吻合至其年豫爲身後之具以待洪卜適以事往湖南逢人自京來者必問公安否一年已過公姑無恙洪大異之還京卽往公宅公曰吾信汝卜自分命盡今年何以不驗洪曰推公之命盡其心

力宜無差謬而古人之有以陰德延壽者公之厚
德必有是也公曰豈有是哉俱修撰時朊直還家
路上有紅袱取而見之乃純金盞一雙也默而藏之
掛榜闕門曰某日有失物者訪我來翌日一人來謁
曰小人乃大殿水刺間別監也子侄有婚禮窃借
御廚金盞而失之已犯死罪後日現露則必伏法
而誅矣公之所得無乃此物乎答曰然出而給之
洪曰公之延壽必以此也後十五年而卒名臣錄
庶孽姜文祐改名應擧僞着直講車軾典籍安海名
署海欲告官軾止之曰文祐往年削其科今又削
之不祥吾寧受辜不忍發海竟發之削其科錮其

擧明年海目疾喪明人謂積不善之致德軾而薄海庶孽鄭蕃中謁聖及第狀頭唱榜臺諫論之削其科蕃擲拖笏而出曰人之爲不善天必逮子孫言官之削吾科者殃其及子孫乎其臺諫有獨子明年死人皆曰天道好還甚可畏也吁今之諂附權臣一敗非但如鄭蕃之才亦多殃及孫子无可畏哉於于野談

余爲黃海監司時有一文臣堂上權勢爀然貪饕無厭嘗防納黃州司宰濟用等監貢物元定價木五十同而兵使鄭沆欲爲媚悅加徵五同輸送于其家其人無意備納兩監催文絡繹於監營監司挽

致色吏每加刑訊卒州送人於其家催納則輒以官威因禁不敢開口者既至三年鄭沆遆歸兵使權餘慶繼來亦承風旨不敢可否判官愼守乙多備土物滿載一䭾折簡哀乞則盡納其物而亦不修答守乙逢人輒說其人聞而惡之喉臺諫駁去餘慶更徵五十同之木於民間時方窮夏怨讟明興余嘗憤其爲人癸亥反正初余又爲忠清監司其人奪占民田洪州天安牙山溫陽等地廣設屯田多至六處積穀累千時朝廷行文列邑毁撤私屯所入捿之徒一時迯散穀物牛畜沒入官家聖化維新公論方張其人父子分配絶徼又出達口

父子并係牢獄家產蕩然甲第三區受其廉價盡賣權貴之家久乃得免還發配所大翁沒於謫所今雖放還流離湖右窮悴僅存天道神明足為貪婪者之戒竹窓閒話

後自警編卷之十

制勝

吉州人李施愛唱亂判書聞即除公節度使公方守喪不敢辭望日陛辭大軍至居山驛前賊鋒已據蔓嶺中峯我軍仰攻矢石皆不及賊則居高下瞰矢下如雨死傷過當公入軍中見魚有沼卓鞭指示曰沈海一峯隆起聯絡蔓嶺若使敢死士數百乘不意得上往賊坐受縛矣非公則不能耳有沼唯唯遂潛師魚貫緣崖而上望旗幟鼎鼎林木間公在中軍手援桴督戰賊皆屬目有沼兵已到中峯萬衆齊呼松風海濤亦助聲勢賊陣動不能支梧

士馬塡軋聲如萬雷施愛跣諸將欲急追公曰吾胥中已縛施愛自古元兇失勢其下相廝以覬富貴施愛之頭將至脅從之徒皆吾赤子豈容窮兵多殺數日李緣等縛施愛至軍前（許琮碑錄）

吉州人李施愛謀叛龜城君後爲都摠使右贊成曺錫文爲副往討之魚襄肅公世恭爲觀察使官軍鎭洪原縣夜聞賊來襲都摠使欲移陣避之公曰今入賊境人心危疑主將若動無敵自破我軍雖少皆是精銳安可示弱乎乃止明日都摠使又聞賊要夜襲之欲退陣咸関嶺公不可曰大軍在賊後賊必不來縱使之來彼此夾攻爲我擒矣今若

夜行賊必来截其敗也必矣遂止明日逾嶺賊果伏兵欲絶輜重官軍逐之乃遁其臨行料事如此仍平分咸吉道為南北而移公為北道觀察使遂安北方時年三十六 稗官雜記

鄭冀惠公蘭宗守北門也急患風眩不理軍務者逾月于時北狄尼麻車之部聞公病謀欲入寇公詗知之力疾而起與僚佐籌之曰兵有先事攻心之法此可以計撓之乃聚城底胡酋數十人語之曰有朝旨令節度使將五鎮兵討尼麻車以懲前日寇邊之罪爾等亦當從軍因與約為期日而遣之尼麻車聞之怖以為大軍將至迯竄山野遂失耕

獲馬蓄多甃數歲不敢窺邊傒佐服公樸智欲具
由以啓又止之曰職所當爲何煩聞爲(碑銘)
元帥曰今日之策有二賊入都城　廟社南遷國之
所賴以中興者其策在我況今都民未必專附於
賊至有觀望成敗者若小達一兩日則人皆堅意
向賊雖有八路之兵攻之未易及此時決一死戰
一也催李曙兵守東路申景禛兵守南路四面把
守絶其餉道待諸道兵併力擊之務出萬全二也
二者何居焉鄭忠信對曰諸將不能戮力討賊賊
犯京城、君父播越罪合萬誅已事急矣不可議
寇無論成敗城下一戰烏可已也況先據壯山者

賊官軍據鞍嶺而陣則其勢當俯壓都城都民之
觀望者若知元帥大軍已臨鞍嶺其勢必當内應
且賊不可不出戰戰必仰攻得其形便陣脚甚固
則破賊必矣老爺督諸軍鱗次而進可於明曉齊
到鞍嶺計無逾於此者南以興曰今日之策忠信
之策爲最願帥府速決崔晛金時讓李敏求金起
宗亦贊其計元帥一言而斷忠信遂跨馬先出諸
將無異辭 西征錄

李忠武公舜臣嘗在陣晝夜戒嚴未嘗解甲而卧一
夜月色甚明公忽起飲一盃悉召諸將曰賊多詐
謀無月時固當襲我月明亦應來不可不警備遂

吹角令諸船皆擧碇俄而候船告賊來落月掛西

賊船從陰黑中來者不可勝數中軍放大砲吶喊

諸船皆應賊知有備遂不敢犯而退諸將心爲神

行狀

通下情

金鶴峯誠一特授羅州牧地也恐民情或有壅閼置一鼓於門令民有寃者撾之民得以自盡焉 銘碑

栗谷先生嘗入侍啓曰命令不行之由亦可以今夜卜之君臣之間當如父子上下交孚然後事功成矣今者入侍咫尺之地而自上尙不開懷情意阻隔如此况於千里之外命令豈通乎應漑曰陰陽和而雨澤降萬物遂若殿下徒爲淵默則上下阻隔矣上乃言曰以予爲不言者是也然別有何言乎今者所言皆歸重於予之身自顧無似固不能興治道也是以不言耳 栗谷外集

濟人

黃烈成公守身自少已有大成人之量方五六歲時與羣兒嬉戲有一兒誤墮井中群兒駭散毅然不動聲觧衣濡足以拯之冀成聞之已知有濟物之志 碑銘

李孝冀公俊民在寧越時有一書生請見曰方讀書雉岳頗得三年書糧公不復問其姓名輙與之復告以運致為難即使人輸送後公長西銓而其書生為佐貳曰我曽是乞糧生也公始知之 行狀

李相國恒福年十二三時已負好氣義有踈財濟物之志嘗着新襦隣兒有衣弊者見而欲之公即觧

而與之又嘗脫所着屨以與人跣而歸母崔氏欲試其意陽怒呵之公對曰人有欲者不忍不與崔夫人歎曰此異事也名臣錄

栗谷先生曰常以溫恭慈愛惠人濟物為心若其侵人害物之事一毫不可留於心曲擊蒙要訣

鄭秋巒之雲友人家冀鄰為仇家所嫉闔門遭禍無所歸公舍養之餘十年人以為難及東儒師友錄谷所撰墓碣銘

李土亭少孤及長婚毛山守醮之冀日出而暮返家人覺其新袍已閒之則過弘濟橋見丐兒凍吟割而分之衣三兒矣問者異之東儒師友錄

金鶴峯在髫齔嘗與群兒共遊層巖上一兒失足墮

地他兒皆驚散公即奔告使及救活聞者異之比之擊鼇事 同上

鄭

孫判協壬辰倭亂率家屬避亂到一津頭舟人索高價艤舟彼岸有士族流離者奉老親屯聚江邊終日不得渡公見之惻然招舟子即觧行槖盡給衣服又代給士族者之舟直先渡士族後始濟家屬舟人義之欲還其直公不受其士族邂然曽不相識又不知代給舟價舟人言之始乃驚歎不覺感泣而去其恤患之義濟物之仁天品自然少無作爲尤難及也 竹窓閑話

成

石田轄友人子被俘於倭欲贖無銀公爲之解裝

以五六銀器與之其輕財重義如此名臣錄

柳夏亭聰明過人平生所學終身不忘每當中夜誦其文思其義常以濟人為心故欲作橋梁院宇者雖僧徒即與錢帛好施於人雖至微物不取諸人常言朋友固有通財之義然慎勿干索可也名臣錄

憂民

退溪先生入侍夕講　啓事時有籍軍之擧先生啓曰緣經山陵又經天使歲且未稔籍軍非時也仍於榻前出劄展讀大意以爲揀兵補闕在所當急但去年以來　國恤山陵鉅役連仍入天使踵至民生困弊今年又有風旱之災飛蝗蔽天四方憂灾恤旱之報相繼不絶國家未嘗發一號出一政以爲救民之計方且家搜戶括貧驅侵督急於星火邦卒寧不動搖臣愚以爲不如姑停以待年登民息而後爲之於義爲得上納之命停軍籍（東儒師友錄）

賦役之重在古無比四民之中農爲最困且諸色軍

役苦歇不均近緣政失便宜民無恒產歇者僅存
苦者流離侵及族隣展轉蔓毒一人逃從閭里盡
空根本日傷元氣日耗有不勝其憂者矣差科之
下逮捕之際驅催程督愈往愈酷遍及於深山窮
谷之中哀我赤子憔悴於窮餓之水火愁冤痛苦
有忍不言豈但監門鄭俠之畫為可流涕而已哉
臣每聞烟火久絶追呼旁午未嘗不蹙然動心而
彷徨太息也臣聞故老之言 祖宗朝貢法簡而
不煩至燕山荒淫昏椓大張暴斂斯作乃取 祖
宗時貢案而毀之以箱八口自是之後相承七十
餘年莫之敢議認為先王之典使當時嬖幸流毒

百姓者迄于今而未已豈不痛哉嗚呼由今之道無變今之法則雖使孔孟論道於內亦無匡時救民之術黃龔接武於外亦無承流宣化之地矣 牛溪

辛巳封事

申蒙村當虜使入境疾革氣將絶聲在喉間問虜使還否且曰旱災如此民何以生天之降災吾等之罪也吾死而天雨則無恨矣 行狀

無嗜好

李廣陵克培於物無所好只酷好書史常手不釋卷至老不倦自奉儉素食無萬錢之費衣無五綵之備未嘗以歌舞管絃為娛常曰我或不得已對客聽樂則終日茫然自失若犯重罪然也 行狀

白休菴仁傑平生無嗜好未嘗畜一物為己有居官不受賂直在兵曹取以施諸親舊之貧者服食麁踈凝塵滿席而視之泊如也 神道碑

柳西厓成龍於外物無嗜好衣服飲食但期粗適不求鮮美視財利如垢膩恐近則汚人暮年家食饘粥不充而處之泰然 行狀

聽松先生平生澹泊無嗜好未嘗畜一物為己有有不合於意者雖一毫未嘗取墓表

李驪州綏祿平生無嗜好凡聲色貨財玩餙紛華之事皆不用也罷官歸家妻子不免內困居則處陋食淡出則羸驂破鞍布衣不易人不堪其苦而公甘之若飴碑銘

謹言語

秋江冷話云先龜亭好酒多大略然謹言語未嘗少失好與客着棋終日不倦客問其故答曰生人有氣必有言語則不及朝廷鮮矣終日着碁可以避言語諱也人眼謹慎

金慕齋家訓第六愼言語曰勿誇已長而談人短勿談人過惡及隱微之事勿談國家朝廷政令得失勿言守令宰相朝官得失勿喜談淫褻醜語聞人之善則喜而常談之勿毁人之語勿談傲慢侮人之言勿談反常出悖之言勿講張妄譏言語 松窩雜記

河西金公平生未嘗輕易言語人或誘之使言則曰

言語不可不重雖飢寒之至亦不敢發諸口（河西附錄）

權習齋擘先大夫之最厚交也公少日與安名世尹絜同榻相得驩甚及二人以無關鍵取禍死公遂括囊不言在一家亦不與人談笑終日看書而已

崔瀛崔洛昆弟以隣生受學殆一年不問其名及登司馬乃知其為誰其用是官不大顯而七十四享壽終不佞少日嘗見公來見先大夫主人問之乃答言否則終日嘿然而已其篤守如此（識小錄）

退溪先生人有質問則雖甚淺近說話必留意少間而答之未嘗應聲而對先生雖文字言語之間未嘗有戲褻之語（語錄）

趙月川穆在山林未嘗談當世之事人或來言則曰在山林則當作山林之語時事何與焉 東儒師友錄

栗谷先生自警文心定者言寡定心自寡言始時然後言則言不得不簡 續玉露

擊蒙要訣云多言多慮最害心術無事則當靜坐存心接人則當擇言簡重時然後言則言不得不簡言簡者近道

韜晦

趙石磵云仡自少奇偉卓犖不與世低昂麗季見世亂托青盲不仕入 本朝尹鷄林江陵二府未幾托病卜居廣州之古垣村韜晦不見一日左相上洛金公士衡歷訪欲勸之一仕石磵穿濶袖布衫頂葦笠長揖不交一語上洛曰崛彊是老故態如之何命駕而還石磵騎牛往來鄭金廣津二院施濟行旅嘗自吟曰騎黃牛傍青山麁予其身彩一疋布也不直 雜筆記苑

權節者膂力絕人與南怡一時齊名 光廟在潛邸聞之臨其第密論大事節佯聾不應遂爲韜晦之

術托以病狂終身不仕可謂不負其名者矣所著有栗亭亂稿李栗谷爲之序芝峯類說

金玹字子脩登己卯壯元連遭己卯獄被繫幸免佯狂不仕在家見人輒發狂語唯手不釋書卷晝夜披覽飢不呼食寒不呼衣進食則食之進衣則衣之而已廢絶人事思齋摭言

有處士趙廣輔識見高明佯狂自晦當燕山朝任士洪用事朝廷亂已不可救一日憤慾謂松堂曰汝武夫不可斬殺此奴乎不殺則吾當殺汝松堂曰斬一賊紓國患固所甘心後史書之曰盜殺奈何處士笑之丙辰丁巳錄

金先生宏弼為部系奉時兒賦百戲一依上官所指後生以其苟從合污為嫌先生當時自知名重不欲自別於庸人非大賢以上固不及此矣先生始號為簑翁曰雖逢大雨外濕而內不濡既而改之曰為名以露非渾然處世之道也觀此兩事則先生德器謹厚出於天性人禍所不及者而終不免天也 破閑雜記 南寔追述

樂全漫錄云社稷令公諱世卿有三子曰琨延豐縣監曰璡進士夷簡公諱瑛其季子也三君皆為名儒延豐公筆法甚妙夷簡公受業於金湜之門已卯禍作為諸生寫疏伏闕白諸賢冤狀坐此停舉

者屢年未幾魁多士躋顯仕而遂自韜晦公退閑門却掃絶造請唯當官涖職一意奉公而已乙巳以後公卿擧被牛李之目而超然不染晩年有公輔之望而公已病矣世皆惜之云戇簡公筆法與金愈知魯齋名槐院奏本公皆書之而不欲以此爲名未嘗爲人操筆世間不多傳頃於順寧君景儉家見冊面勤題者戇簡公筆也金南窓玄成歎服不已

張元帥彦良遺世昇平輕裘緩帶退然若無能者喜讀書每以書吏自誤對人語未嘗及之人不知公之爲文也名臣錄

李正憲公潤慶肯中恢恢有容有守有廟堂之姿有經濟之才與世不偶乃卷而懷之顧其出入塞徼練達軍旅則人見其大也遂以將才歸之莫有知其存諸中者而公亦不以求知於人也碑銘

鄭掌令希登稍長志學常以小學大學為律身施措之方每日端坐讀過一遍深有自得之樂恐人有知不事表襮全務韜晦唯辨奸嫉惡少無暇貸以此為憸人之忌或以不善之事有莫使鄭公知之書乘隱公諱球聞此言深加戒責曰明好惡謹取舍乃儒者當先之務辨奸嚴嫉惡甚殊非韜養之道望汝韜晦不欲聞嚴憚於人也公承教日來專務

韜先唯恐不及（乙巳錄）

河西先生乙巳冬以病棄官退居長城縣　朝廷前後除拜皆不就其為學主程朱之教研窮性理之原心存禮法痛自刻責然務為韜晦平居不自表異人視之若無繩檢者吟詩飲酒而已（附錄龜嵒集）

退溪先生深自韜晦雖專精學問而不發於言語文字至於朋友亦未知道學之儒也及其年益高德益邵充養既久精華自炳其實有不可掩者然後學者皆洽然尊師之（東儒師友錄）

姜承旨緒議政士尚之子也陽狂隱於酒人乎每辭兩展其足作謔語一日倒于路側小兒戲曰令公

勿踏卧恐玉貫碎也姜曰代以金可也時方太平李梧里元翼沈于下僚人未之奇也每見輒曰國家有大亂此人必濟泣以搶當人皆笑之至壬辰乃驗趙承旨俊金典翰弘敏一時俱有重名金陜川昌一問于姜曰趙何如人也箕踞而答曰我之奴也金何如人也跪曰我之師也及末年趙失其性處事頗悖然後始服其先見之明 語溪聞記

金長浦行剛嚴倜儻不肯隨俗俛仰性又慷慨嫉惡如讐不能容人之過自知不免於世詼諧放浪以自混觀其言笑諧謔若無所拘檢而察其行則實無愧屋漏 遺事

土亭目見安名世之址市則周遊海島佯狂迯世是皆廊廟大器濟世高才鴻飛脫戈枯落巖壑 東儒師友錄 本止重峯集

牛溪先生世居坡山隱德不仕屢徵不就晚年承召上來不久還山杜門養病學問高明踐履愈篤與栗谷為道義之交講學之外不及世務知世之不可有為日思韜晦屛居林泉齋志以沒焉 東儒師友錄

金艾軒諱時獻余從兄也邃於易學眼高一時雖穪為知易者未嘗許也辛卯歲以兵部郎鎖直禁中劉節度克良亦以衛將入直一夜設巵酒食生棗侑觴因及萬物生植之理劉緩談陰陽變化之妙

觴

達於天地有形之外其說不窮艾軒以鷥眼醉不能盡其說晨起往叩之則劉鷥曰寧有是哉醉裏狂言醒不記也吾武人安知易理竟不肯言壬辰劉死於臨津之戰艾軒晚年每惜其奧義不傳歎息不已 荷潭野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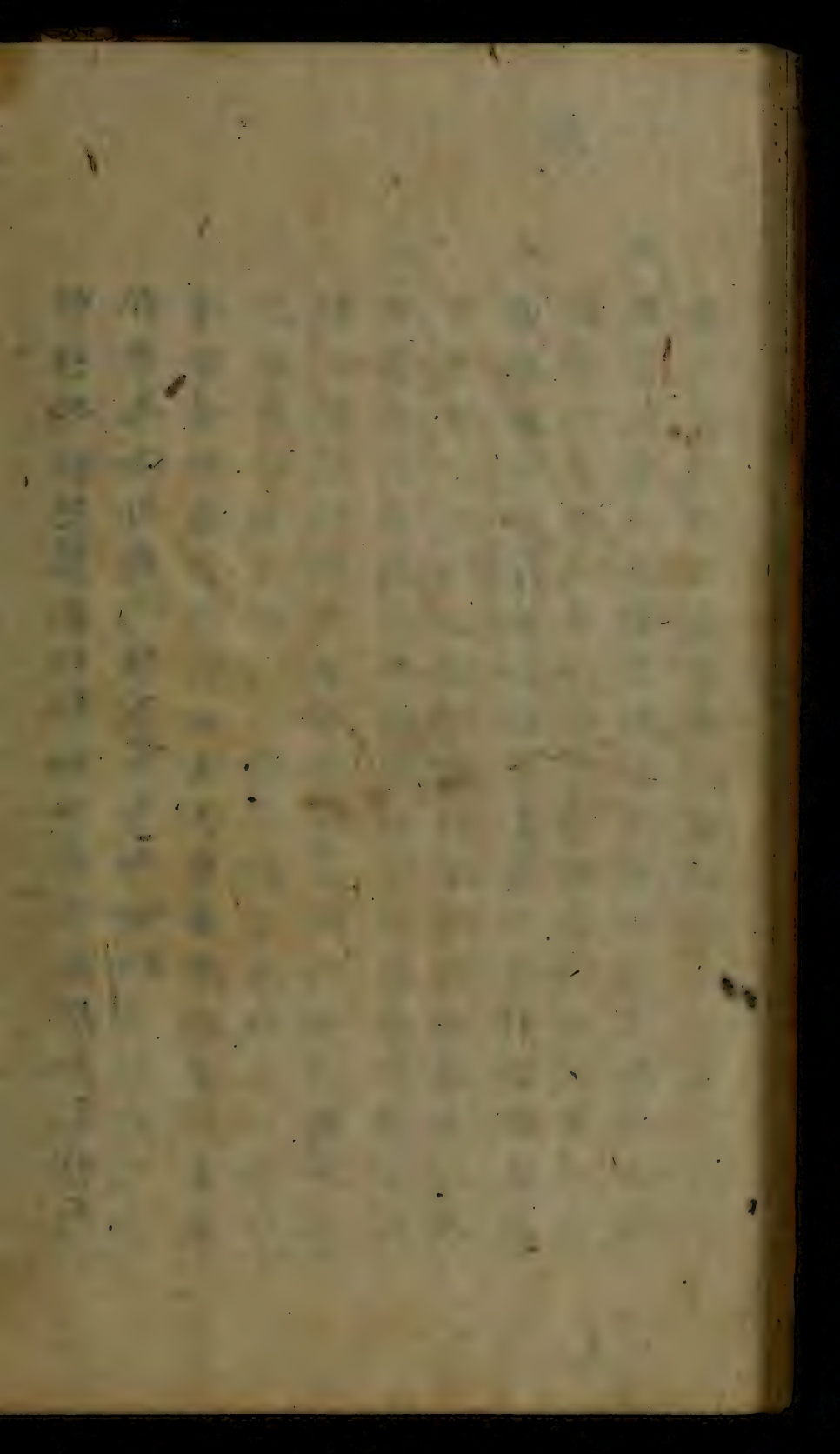
成石田輅少與鄭松江契松江敗後遂棄世鰥居數十年唯逃於酒一蒭一衣常不完或入城則必騎牛持杖閉目彷作瞽狀雖遇宰相不避一日大醉在馱薪牛上過鍾街李判書廷龜過去便開目揮杖曰聖徵何往李公住興久立致慇懃而歸行路驚異蓋奇士也嘗有詩曰白髮平凉子生涯爛醉

觴

中世間知我者惟有主人翁(樂全及錄)

賊臣甫瞎李公綏祿之從姊夫每以美言唉公公一不應一日抵公書以節盃觴慎樞機回頭來等語陽為規戒而實餂之也公復書曰千鍾之祿未敵一盃酒不盈眦之福寧當溢世禍公無我憂我為公憂各從所好恐回頭無日耳甫瞎雖不敢害公儕之不置韓纘男者甫瞎之黨而於公為聯戚公醜之不相往來偶於人家婚姻會見公酒後歌帽字呼公曰君帽危矣公嘻笑曰吾觀叔之頭甚危尤可慎也纘男愕然無以應卒如其言始與公遊者見公放言無忌皆為公危之然終遠於禍機者

以公托於麯蘖善自韜晦也其後乃知公向所為者非真狂而其狂為不可及也碑銘 清陰集

攝養

樂全漫錄云已丑先君寢疾逾年而逾調養數年得魏伯陽叅同契究二十四候進火之法嘗試之頗有效且書已往事勿追眼前事隨方便未來事勿頗思以觀省焉

沈直提學達源自以受氣不厚省嗜欲定心氣務養眞源衣必稱兩食必計匙動息節宣各有常度故能勿藥有喜季年神氣勝於中身聰明能記少日所讀書不差築室華山之麓寫興花卉尤愛老松適其堂曰友松自號曉窓老人杜門謝客人罕見其面有時杖屨苔階竹逕間白髮蒼顔宛若山澤

之臞家貧仰哺於祿每斷無事而食言及若無所容著說深得理趣雖自謂廢學其靜養之效亦不誣也 名臣錄

鄭北窓磏素患清羸常自按其病令蒼頭朝夕異劑朝則必合口正坐待飲日出始啓齒出氣夜亦兀然端坐達曉不寐非獨勤於修鍊玩心高明探賾義理形如雲鶴風蟬 同上

吳贇成讓家食頤神閉戶看書客至多不得見自以多疾博涉醫方領悟攝生之要常以簡靜自裁飲食起居皆中節宣居鄉與物無忤閭里欲祗無間者享清閑之福者十有三年壽八十七而終 名臣錄

宣廟初年夜對時李判書俊民入侍語及神仙事
上問世間果有神仙乎左右皆言其虛無公曰臣
則見之矣左右相顧甚訝 上亟問於何見之公
對曰今朝見判書元混於闕下平生戒酒慎色年
今九十顏貌不衰步履如飛此真神仙耳 上爲
之改容 諡狀

金永暉字國舒家在光州石堡村里一生杜門養生
頗愛修鍊家法繞屋滿栽枸杞以其根枝蒸煑粟
米作飯其葉實作菜作酒常自咳嗽時見同好容
至輒出而勸之余少小時得與從遊眉宇瑩然有
山澤癯儒骨相年未六十無疾而歿 畸菴漫述

李完平元翼童習時讀書過苦仍成胃症羸瘦骨立若不勝衣或疑非壽徵而保嗇精氣随以藥餌頻有酒量而未嘗酣暢嘗於西行偶有所眄旋即懲悟自此益遠邪色以至鮐耈康彊皆攝養有方而然也 諡狀

好生

尹代言淮少時有鄉里之行暮投逆旅主人不許止宿生於庭畔主人見持大真珠落於庭中旁有白鵝即呑之俄而主人索珠不得疑公竊取縛之朝將告官公不與卞只云彼鵝亦繫吾旁明朝珠從鵝後出主人慙謝曰昨何不言公曰昨日言之則主必剖鵝覓珠故忍辱而待 名臣錄

權宰相弘位極年高日以放情丘壑爲事嘗一夜夢一老翁俯伏泣訴曰洪宰相將殲吾族願相公救之權曰余何以救之老翁曰洪宰相必欲與相公同行苟相公辭之洪公亦不行是再生之恩也既

而有叩門聲驚覺問之則曰洪令公今日欲燒鱉
於箭串請相公同之以此耳權以為夢中老翁
鱉也辭以疾後聞之洪亦輟行矣 青坡劇談

同

知趙賢範為廣州府尹廚吏朝夕所供乃鱉湯而
亦公之所嗜也漁人至三四日闕獻廚吏告于公
發文催促然後持三大鱉而來公使之連索封項
授之廚吏將為明日之供其夜夢之有着枷三囚
同狀而訴曰當初吾類寔繁本無罪過而逐日被
殺迄于今三十年餘而吾三人亦為被囚投伏於
此廳抹樓之下明府幸恕之公即覺即招刑吏自
門隙問曰同罪而被囚者某某歟刑吏曰囚徒中

本無同罪之人矣公招廚吏問三鱉所在廚吏曰
置之官廳庫中而無之今不知去處矣公使之探
諸北廳抹樓下則項封三鱉果在其下公大驚怪
之即發健差馳往漁人之家今後勿復獵鱉雖有
所得並令放之其在官三鱉公親往放江自此不
復食鱉 私嶠雜記

尚成安公凡蟲獸可爲庭玩者則必放之曰飮啄自
如物我同情滋味可供者則必求生道曰豈忍對
生而思食乎 名臣錄

清江小說云先祖李靖公貞幹母夫人壽至百有二
歲乃終或問能壽之由答曰不向日月便旋則壽

矣英廟朝有宰樞文繼宗孝宗兄弟皆以射獵名
乃孝靖夫人甥也嘗邀孝靖共獵孝靖見一獐奔
觧前來佇視孝靖良久孝靖憐而不射俄而産子
孝靖遂自避以泯其跡又請與浦魚兩文相執網
俾孝靖持筐孝靖見筐魚惜死噞喁者盡放之捕
訖數魚兩文相戲曰後勿執筐可也孝靖子孫甚
蕃有五子三女其次子諱士寬官至府尹追封領
議政全城府院君即余之玄祖也府尹有七子而
六子登科義長則武科禮長智長誠長孝長恕長
則文科獨長子仁長早歿未第而仁長之子守柔
武科孫繼福文科無異七子俱登科而誠長孝長

又中重試禮長娼長連策三勳其他盖可推矣其
外孫若許忠貞兄弟沈忠惠兄弟皆是毋有敬天
之心子有愛物之仁其積善之報亦不然乎

柳泛愛祖認性至仁平生蚤虱不殺行則螻蟻不踐
夏日使人擁篲前掃糞蟲見涸魚及遺生魚蝌者
輒取而放水然至鷄犬相賊必代為之殺其愛而
能別如是 東儒師友錄

柳叅議祖認慈仁愛物而淵於事情嘗道遇一坎水
涸其中有數十科斗公憫其將死裹以手布行抵
十里所遇深水投之科斗已死公悲之祝曰嗟來
科斗吾欲活爾之命而反致爾死非吾本心爾尚

知之人任伊川縣監有生致一獐于官前公不忍
即使放之獐騰踔而去纔出門吏人共殺而啖之
公不知也 芝峯類說

憂國

許文敬公稠簡嚴方正公廉清勤勤爲聖賢每鷄鳴與御冠帶正坐雖終日不見惰容砣砣常以國事爲念言不及私論議國政自信獨守不與人軒輊時稱賢宰相筆苑雜記

許忠貞公琮天品極高加之邃學卓識神謀默斷出人意表平生以忠直自許論國家大事披肝瀝膽言不得行則結之流涕名臣錄

姜文良公希孟曰宋朝朋黨之患起於寇萊公搏擊人物其流之弊雖程朱亦不免於黨今觀年少氣銳新進儒士日以搏擊人物爲事弊將如何筆苑雜記

容齋李公末年憂朝廷歎曰士林各樹朋黨非國家之福此宋朝所以亡也常於經幄極陳時弊謂將有後日無窮之患其見士林則必切責曰君等自作不靖此以擊邪斥目竟至被斥又曰今人家有寶器則皆知護惜其提携必謹如恐失墜至於國事縱心左右未有念其失手者是以國家大器反不如其家之小器豈不戾哉行狀

慶公世仁家居見朝廷一舉措之善則喜溢辭色一事不善則憂念終夕女婿李湛嘗從容語諸公曰此後十五餘年時事必不好正君登朝之時君其慎之乙巳李公果以諫長被謫服公之明見名臣錄

世傳靜庵作事無漸釀成矯激之習畢竟自取禍網此未知靜庵者也先生嘗與成守琛許伯琦等論時事憂形於色云云則固非不識時勢而妄作也但如金湜之爲人甚躁厲激成禍基後進之年少喜事曰緣攀附者亦多先生已知其幾而亦將無可奈何耳野史之流

靜庵趙先生至謫所乃撤墻北偶坐必北向以紓戀闕之懷每言臣罪當死 上恩至重其向 上之念憂國之懇形於色發於言寢食不敢弛也文集

白休庵憂國之誠至死不變而才非適用只喜慷慨立論而已牛溪常語人曰白公之才比於圍碁則

有時高着可敵國手而有時亂着非可倚恃之才也(泉石外集)

尚成安公爲相十六年當丹元衛用事之時内外掣肘不能行其志每一念至或中夜布席於庭中仰面獨卧歎咤良久曰這翁今番行次甚爲中間矣(清江小說)

聽松先生(成公守琛)一室圖書蕭處超然人但見游心事外若無意當世而其傷時憂國出於至誠往往自書感事何屋沈歎因莫測其為何如也(墓碣東儒師友錄)

李文純公滉其愛君憂國之心雖閑居未嘗一日而忘于懷每聞朝廷一政事之失則憂形于色一舉

措之得則喜見于言晚年所慮非止於此深以輔養君德淸源正本爲當今急務每遇當世之賢士大夫言之懇懇不已 言行錄

退溪先生與鄭子中書曰本原之憂旣然又今八道飢荒二邊有釁而聞有西征之擧若止爲敵至策應之備則固不得已如其不然而先擧討罪之兵雖曰名正言順釁隙一啓兵連禍結奈無後段何此又莫大之憂諸公其必念之而非野外所宜言也

曹南冥不能忘世憂國傷民每値淸宵皓月獨悲歌歌竟涕下傍人殊未能知之也 墓誌

鄭貞節公琢事君無疑行臨亂不選事夷險一節可質神明至於晩節又能奉身而退婆娑丘壑若無意於世事者而至聞朝廷得失憂苦若在位任其責者 東儒師友錄

朴退庵嘗語從子某曰仰觀天象氣察人事大亂不久將作吾今老病不及見恐汝輩終不得免對曰今方 聖明在上寧有此公曰此不可恃近日人心漸急國綱漸解隱憂已多況朝著漸有不平之端而歷求其至誠徇國之人亦未有指的此尤可惧吾雖欲退居田里若當斯世有媒孽兆朕必赴闕力論冀先塞其源不幸則當以一死相隨從子

問時事若至此大人安能獨爲公答曰古人有叟手擎天衛日者有一言而能逆折奸謀止百萬師者是在吾誠之如何而已大抵愛身則惜死惜死則爲國事不得盡其心吾既不顧此惟當鞠躬盡瘁以答 君恩若其此身先死則天也奈何公殁未數年前輩後進之間士論携貳至於壬辰之亂宗社播越卒如公所憂 同上

重峯

先生之待斧伏闕也寓于鍾樓街旁市民家先生晝夜遑遑常有憂迫之色主人問其故先生不答惟流涕而已其家屋欹將倒主人用大木支柱先生自外還見之歎曰嗟呼主人之屋得此木扶

顛尚可支數年之久若乃邦厦將傾則誰爲扶之將何物支之哽塞殆不能言旁人亦爲之感動遺事

先生嘗遊俗離山至一寺留止通宵不寐坐而待朝如是者十餘日一夜忽伏枕悲泣朝而乃謂僧智玄曰頃夜星變甚酷時事可知吾安得不悲因放聲大哭寺僧皆以爲狂無何倭變果作癸巳秋余與妹夫蘭溪丈人往月出山道岬寺逢智玄年已七十餘矣語余如此因歎息曰趙提督聖人也使當時士大夫愛君憂國皆如趙提督則國事豈至此境乎同上

洪慕堂履祥出爲開城留守曾有小箏在松楸相望

之地瓜滿直歸臨水搆一軒日與鄉隣宗戚觴詠以自適人或以朝廷非是官長得失言者輒揮手止之晩好陶靖節歸去來辭諸葛公出師表屈原漁夫辭令子弟繕寫而吟咏聞國事日非則或達夜不寐或涕下沾襟曰吾願早死不見此景象也(碑銘)

鄭造尹訒以臺諫避嫌首發廢母之論李左相恒福謂李公德馨曰吾將死所矣公曰吾二人同進先以克盡誠孝及覆陳啓因言臺諫不道之狀可也左相曰不可此事必詢大臣嘗引經據義或因献議或進一劄因及永昌不加誅之意可也翌日諸闕公附耳謂左相曰此事何能忍待數日我心如

焚今日入啓如何左相曰不可因以制草示之公喜曰甚善越二日兩司先劾左相左相去國公悵悵無所聊每歸私第仰屋欲泣却食不進唯索冷酒而已 名臣錄

李芝峯睟光所居凝塵滿室翛然若忘情於世事者而一心憂國常言經亂之民如經大病惟當靜以鎮撫而時好紛更此其弊也 碑銘

吳公億齡晩節常思退休而未能行其志有時仰屋曰安能處無毋之國而苟活耶 名臣錄

李公綏祿素喜酒晩節尤酷愛自傷遭時不辰以飮爲事世目爲酒人然獨居多閉門流涕或獨往不

遂手書武侯表陶辭潛庵疏揭壁上日起諷讀讀訖嗚咽慷慨悲不自勝子弟乘間開譬公曰甯言亦是也然古人有懷沙投水者誠不忍見宗國之亡也泪灑之死賢者不以為悲况我飲酒忘憂也死生命也蟬蛻濁穢從先人於九原吾無憾矣 碑銘 清陰集

伯氏在鐵城時問于家君曰兒時在江都外祖對父親每曰東宮云云未知其説云何父親曰聘君每言艱難之際既待東宮於一房之中熟諳其資性昏甚而固執他日小人得志則國家之憂有不可測云蓋公之明識固曾有見而深憂之也云 秋浦集沈摠所記

尹公煌聞朝廷有助兵之舉自此絶不問時事牢卧一室足不出戶庭病時譫譫若唵囈旁人諦聽皆古人歎世傷時之語其惓惓憂國之意至死尤篤 碑銘 清陰集

洪公命耉見朝廷時和忌備計畫不行積成憂疾形容憔悴或謂公何不自愛公歎曰此時何可私七尺軀也但失今不畜財力已竭民怨益深戰不得和不得避亦不得我則惟有一死耳 同上

羅公萬甲每聞國家助兵瀋陽歎曰三百年君臣之義到今絶矣日夜涕泣悲憤不自勝 碑銘

李贇成時彦立朝五十餘年守職奉公不避夷險愛

君憂國之心自首如一國有大事杖而造朝遇可言者盡言不諱嘗曰吾平生無可觀者但不欺親不欺君以此自立云 同上